

一座想飛的城市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現代戲劇劇本

一座想飛的城市

一、劇情大綱

廖修全剛退伍，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當女友邱萍告訴他懷孕時，修全連修機車的錢都沒著落。

在便利商店前，修全看見欲支付律師離婚手續費的菲如領了兩萬元，突然有搶劫的念頭，卻被旁人捷足先登；修全瞬間變成見義勇為的青年拼命追逐搶匪搶回了皮包。

那天晚上，修全發現搶來的皮包內有二萬元，正好付女友墮胎費用，另外有張彩券，卻中了頭彩一億三千萬。

修全不敢直接去銀行領取，遂打電話與菲如協商；但菲如告訴他說那是六個女同事以月經來潮的日子簽的號碼，她只能分到六分之一，但她願將六分之一的一半分給他。

但因菲如欲離婚的丈夫楊逢介入，以及每個人情感的不確定，最終修全意外出車禍成爲植物人，而彩券在菲如與丈夫的爭奪中從陽台飛出不知所蹤。

二、人物說明

廖修全：男、廿五歲。剛退伍，高職畢業一時找不到好工作，遂在受挫中，逐漸對任何的事物甚至感情都有一種不確定的矛盾。

邱萍：女、廿四歲。在拉麵店當服務生，與修全同居但又與拉麵店老闆嚴隆有曖昧關係；不確定自己要什麼，包括感情與未來。

余菲如：女、廿八歲。旅行社職員，面臨丈夫外遇即將離婚。與女同事合買的彩券中了頭彩，但又遭遇搶劫。來得快去得更快的金錢與感情，使她迷惑不已。

楊逢：男、三十歲。菲如丈夫，旅行社老闆的司機，原本是臨時演員，喜歡穿著體面，駕老闆的名車四處拈花惹草。

嚴隆：男、三十五歲。本開泡沫紅茶店，改做蛋塔，最後開拉麵店。生意始終不佳，不確定自己還要再經營什麼店；離過婚使他對愛情亦不確定。

點子：女、十七歲的辣妹，四處吊凱子，不確定是否與楊逢有身孕，只想先敲幾萬元來花用。

其他：路人甲乙丙丁，大學生甲乙丙丁，小學生及路人若干。

三、場景說明

（一）拉麵店

右上舞台是壁櫥與矮櫃，放置著一些酒類以及各種飲料，在幾層櫃階上刻意放置來自日本的擺飾與人偶，及一個大而醒目的不倒翁，與上舞台掛在牆上的招牌扁額「不倒翁拉麵店」相互輝映著，使得整個周遭氛圍變得有些「日本」起來。

上舞台是通往廚房的門，但髒亂不已。

左上舞台收銀台是以粗糙的木工裝潢而成，中舞台上放置的四張桌椅是傢俱行隨意可以購得的成品，大大削弱了原本主人刻意突顯「日本風」的企圖。

這種拼湊的擺置似乎透露出主人開店的雄心已漸漸萎頓，有氣無力的東洋音樂更增添了窒悶感。

（二）菲如家居

一般公寓常見的家居擺設。右下舞台為家居入口處，右上舞台是電視或酒櫃，上舞台則是通往陽台的落地鋁門窗，左上舞台至左中舞台是一組半圓形的沙發，沙發前放置一張茶几。在沙發旁即左舞台位置則是通往臥室的門，門前有一個衣架。

空間的擺設大體以半圓型構成，空出的中舞台看似寬闊，卻因傢俱質感的粗劣，使人感覺得出家居主人的中產階級。隨意丟放的雜物似乎透發出缺乏和諧共治的無奈，敏感的人早已從紊亂的氛圍中嗅到一股不安。

（三）修全家居

是大家熟知的簡單套房擺飾。

右上舞台一個茶几上放置著一部電視機和電話（無線的），左上舞台則是一張雙人床。

簡單的擺置與空虛，讓人感覺臥室主人似乎想隨時離開而不再回來。

爲了驅散蒼白的空間，上舞台的牆上掛了幾幅歌星「伍佰」的演奏海報，隱約透露了主人的背景與喜好。

（四）台北捷運站內的書局前

上舞台是書店與麵包店。由於是在捷運站內，過往的人潮甚多，使得一些內心忐忑的人身陷其中，因不大引人注目而顯得較為篤定起來。

左下舞台有一個大圓柱，使得場景更爲立體，也提供了演員更多的表演方式，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佈置是爲了讓整個場景更符合你我都認知的捷運車站。

（五）台北街景

舞台上空無一物，天幕以幻燈或影片呈現台北的街景以聲光映象手法結合，乃是企圖打破舞台的侷促，也開拓更寬廣的視野。

註：舞台說明中的左右舞台是以演員的左右爲左右。

四、劇本

第一場

場景：拉麵店

時間：二〇〇四年的某一天晚上八點

人物：邱萍、嚴隆、點子、楊逢、廖修全、余菲如

佈景：右上舞台是壁櫥與矮櫃，放置著一些酒類以及各種飲料，在幾層櫃階上刻意放置來自日本的擺飾與人偶，及一個大而醒目的不倒翁，與上舞台掛在牆上的招牌扁額「不倒翁拉麵店」相互輝映著，使得整個周遭氛圍變得有些「日本」起來。

上舞台是通往廚房的門，但髒亂不已。

左上舞台收銀台是以粗糙的木工裝潢而成，中舞台上放置的四張桌椅是傢俱行隨意可以購得的成品，大大削弱了原本主人刻意突顯「日本風」的企圖。

這種拼湊的擺置似乎透露出主人開店的雄心已漸漸萎頓，有氣無力的東洋音樂更增添了窒悶感。

△幕起前，舞台早已瀰漫著唱風誇張又顯哀愁的日本歌曲。

△幕起燈亮後，拉麵店老闆嚴隆與女店員邱萍正在左上舞台的收銀櫃前小聲討論，看得出是因為收入不佳而面有難色。

邱萍：都快九點了，一天收入不到二千塊，付房租都有問題。

嚴隆：也不知道現在的人到底在想什麼？以前喜歡泡沫紅茶，然後一窩蜂地想吃蛋塔，等我開了店，他們說要吃日本拉麵；好吧，那我就跟著開拉麵店，而且還專程從日本進口蕎麵，結果……他們現在怎麼說？

邱萍：嚴隆，現在大家改吃韓式炭燒烤肉！你……你不會想跟進吧？

嚴隆：（無奈地搖頭）妳覺不覺得人的想法好輕好輕……輕得吹一口氣就飄得好遠好遠，然後一陣風過後，甚至也不確定是不是曾有過那種想法。

邱萍：我看……我還是辭職算了，至少你少虧點。

嚴隆：邱萍，我不是說過了，再怎麼不賺錢，薪水絕對不會少妳的。況且我相信總有一天抓到流行的脈動，狠狠地賺他一筆。

邱萍：我知道！可是我只是擔心！

嚴隆：妳肯一直幫著我，我真的感激不盡。但我只希望妳相信我，我不會一直這麼落魄的。

邱萍：（點頭）我當然相信，要不然也不會跟著你賣蛋塔現在又賣拉麵。

△此時西裝畢挺的楊逢從右舞台上，鬼祟地在店門前探望後，走入拉麵店內。

△嚴隆和邱萍一見客人立刻堆滿笑容迎上。

邱萍：「伊拉些賣些」（日語請坐之意）

△邱萍引導楊逢坐在桌前，遞上菜單。嚴隆瞄了一下菜單，將菜單推至桌邊。

邱萍：請問您要吃什麼？我們的招牌麵很有名喔！

楊逢：我先等一個人，談完事後，還有一個朋友要來，那時候再一起點吧！

△邱萍愣了一下，但還是點點頭。

邱萍：哦……好！那我先給你一杯水。

△原本已圍上圍兜預備進廚房的嚴隆與邱萍互望，作了一個無奈的姿勢後，又將圍兜解了下來。

△邱萍端水給翻閱著雜誌的楊逢時，菲如也從右舞台上，東張西望一番，確定找對地址後，帶著猶豫的神情進入。

△邱萍眼尖，見菲如入內，換上一副職業的招呼神情迎上。

邱萍：「伊拉些賣些」……

△邱萍想引領菲如坐另一桌，楊逢已經開口了。

楊逢：她找我的……

邱萍：哦……那……你們談……

△菲如神情不悅地坐在楊逢對面。邱萍手腳俐落地為她端了一杯白開水，然後作了一個「你們慢用」的尷尬表情後，至右上舞台與嚴隆交頭接耳。

菲如：我們是夫妻，談事情幹嘛非得到外面來？

楊逢：因為這件事很重要，這樣對我們都沒有壓力。

菲如：你快說吧！我還約了一個客戶呢！不像你……

△楊逢突然用力在桌上一拍，菲如的話立刻咽了回去，而上舞台的嚴隆和邱萍也嚇了一跳。

楊逢：像我又怎麼樣？你以為介紹我到妳公司當王董的司機就恩重如山？告訴妳，我只是時運不濟，等那天我在連續劇挑大樑，那個王董替我擦鞋我都不屑。

菲如：你說到哪兒去了？王董又沒虧待你……

楊逢：妳知道嗎？妳跟其他人都一樣，尖酸刻薄，多管閒事……

菲如：我們是夫妻耶，我叫你別開王董的賓士車四處捻花惹草，這叫多管閒事？

楊逢：妳看到了？

菲如：我……我沒看到，但公司的同事好多人看過，還說那個女的年紀很輕……

楊逢：我就是受不了妳們這些三姑六婆，沒關係，隨她們怎麼講，我看妳以後也不用受這種氣！

菲如：你什麼意思？

楊逢：這就是我今天約妳來這兒的原因——余菲如，我要離婚！

△菲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楊逢：我說得夠清楚了，好聚好散嘛！如果我們在一起是那麼痛苦，那不如分手來得痛快！

菲如：你真的這樣想？

楊逢：為了表示我的誠意，我不要妳一毛錢的贍養費，但只有一個條件！

菲如：忍不住提條件，這一點才像真正的你！

楊逢：少廢話！我的條件是律師的費用妳出！

菲如：其實這是你的一面之詞不是嗎？不錯！我們在一起是很痛苦，但那不是我們相互不了解，而是我們太了解對方了。其實我們可以不必走離婚這條路的，我願意像以前一樣容忍你，因為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看清事實而回頭的。

楊逢：這一次我才真的看清事實才這麼決定的！何況妳有耐心包容，我卻沒閒工夫跟妳耗！

菲如：楊逢，你聽我說……

楊逢：夠了，話到這兒為止，明天下午二點律師事務所見！希望妳別讓我久等！妳不是還約了客戶嗎？妳現在可以走了。

△菲如見楊逢態度堅決，強忍著情緒，似乎還不放棄想說什麼，但這更激怒了楊逢。

楊逢：（大喝）走呀！別留在這兒丟人現眼！

△菲如見背後的嚴隆和邱萍好奇地望著自己，不得已起身抓起皮包往外走出，尷尬難堪地從右舞台下。

△楊逢隨後追到門口，還不忘向菲如喊話。

楊逢：別忘了明天下午兩點——

△楊逢見菲如遠去，冷笑一聲，轉身正欲回座，背後突然傳來女人聲音。

點子：逢哥——

△楊逢一回頭，辣妹打扮的點子正好從右舞台上。

楊逢：唉喲，點子，我的寶貝，妳什麼時候來的？咱們不是約九點嗎？

點子：人家想早點見你嘛！幹嘛？不喜歡？那我走了——

楊逢：耶——回來！回來！我這麼問也是因為很高興見妳嘛！來！快進來！妳一定還沒吃東西，對不對？

△楊逢呵護點子回座，回頭吆喝著。

楊逢：老闆，來兩客拉麵……

邱萍：哦！兩客「不倒翁拉麵」，馬上來！

△嚴隆立即圍上圍兜，走入廚房。邱萍則為二人放置餐具，陪著詭異的笑容，急急走入廚房。

點子：我要喝可樂！

楊逢：不是要吃麵了嗎？等會兒再喝！

點子：我要喝嘛！

楊逢：好……喝！我去拿！

△楊逢走向右上舞台，在櫃子上拿一瓶可樂給點子。但點子撒嬌不受。

點子：我要冰的嘛！

楊逢：好……（轉身對廚房吼）老闆，有沒有冰的可樂？

邱萍：（OS）有，有，馬上來——

△邱萍拿著冰的可樂，急急從廚房走出，放在桌上，然後陪笑地走回廚房。

△點子故意將可樂搖晃，然後打開瓶蓋，氣泡直沖上天，差點噴洒到楊逢的

西裝。

楊逢：喂，妳在幹嘛！

點子：我在生氣！

楊逢：好端端地生什麼氣嘛！

點子：我剛在外面，看見你老婆從這兒走出去，我們的事你都還沒給我交待，竟然還有時間約她吃拉麵？

楊逢：妳誤會了，我約她來就是為了解決我們的事。

點子：哦？那她答應了？

楊逢：明天下午兩點在律師那兒蓋章，一切就OK了。

△點子悶不吭聲，楊逢感覺怪異。

楊逢：幹嘛又不說話了？

點子：你這樣逼你老婆，是因為我懷孕了，可是我總覺得不太好……

楊逢：別想太多，其實我跟她早就沒感情了，我愛的是妳——

點子：如果我沒有懷孕，你也會這樣對我？

楊逢：這還用說？

點子：好！為了證明你的話，我去把孩子拿掉！

楊逢：妳瘋了？

點子：我不管！你給我兩萬塊，明天就去做！

楊逢：孩子是妳跟我愛的結晶，哪有說拿掉就拿掉？

點子：這表示你是因為孩子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你真的想證明對我是真心的，那就給我錢。

楊逢：妳……妳是認真的？

點子：廢話！你給不給嘛？

楊逢：我……我身上沒帶那麼多錢。

點子：好！那明天給我！如果明天沒拿到錢，逢哥，孩子我還是會拿掉，但從此你就甯想再見到我了。

△點子說完立刻走出店門從右舞台下。

楊逢：點子——

△楊逢正要追出，邱萍正好端出兩碗麵。

邱萍：喂，先生，你的拉麵好了……

楊逢：我，我不吃了——

△楊逢喊著「點子」的名字，急急追去，從右舞台下。

△邱萍愣在原地。

邱萍：這是什麼客人嘛？連可樂的錢都沒付——

△嚴隆由廚房走出，從邱萍手中接過兩碗麵，放在桌上。

嚴隆：算了！他們不吃，我們自己吃！每個人都得吃，吃了才活得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嚴隆為邱萍撕開免洗筷，但發覺坐下又站起的邱萍並沒有動筷的慾望。

嚴隆：幹嘛不吃？

邱萍：你說那個男的是不是因為小女生懷孕才找他太太離婚？如果那個小女生沒懷孕，也許……

嚴隆：想那麼多幹嘛呢？誰知道那個女生有沒有懷孕？以前我在西門町賣「劉冰」這種吊凱子的事看多了。

邱萍：（恍然）所以那個女的才一直向他要二萬塊錢！真過份耶，那個男的找太太離婚，律師費還要他太太付呢！

△邱萍見嚴隆不回答逕自吃著麵，這才想起自己無意中刺痛了嚴隆過去的傷心事。

邱萍：對不起，我不應該一直提「離婚」這兩個字。

嚴隆：沒關係，全世界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離過婚，何況都已經那麼久了。

邱萍：嚴隆，你坦白說，你有沒有想再結婚的打算？

嚴隆：妳別糗我了！當年她會離開我就是嫌我一事無成；只是沒想到她離開這麼多年，我還是一事無成。

邱萍：你別氣餒，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時來運轉的。

嚴隆：坦白說，這幾年我一直走得辛苦，但因為妳的鼓勵讓我渡過很多難關，如果妳是我當年的太太，說什麼也不會離婚的。

邱萍：我……我有那麼好嗎？

嚴隆：（點頭）我不應該這樣說，但還是忍不住要說，我雖然不如意，但要是遇上像妳這麼體貼的女孩，我一定不會放棄的，只可惜妳和修全——

△嚴隆不知何時握住了邱萍的手，邱萍雖羞澀卻沒有拒絕的動作，嚴隆大膽地起身，欲擁抱邱萍。

△邱萍突然將嚴隆推開。

邱萍：不行……我……我男朋友快來接我了。

嚴隆：對不起…是我不好…麵都涼了，快吃吧！

邱萍：你！你不會生氣吧？

嚴隆：應該生氣的人是妳，妳…妳不會生氣吧？

邱萍：（搖頭）這麼多年了，你是怎麼看待我？

嚴隆：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

邱萍：幹嘛？變得這麼文學？

嚴隆：其實修全跟妳很適配，年輕又有活力，對了，他剛退伍吧？

邱萍：嗯！就是剛退伍，找工作總是高不成低不就。他爸爸幫他找了大賣場的工作，但做沒幾天就辭了；後來到保全公司上班，值了一個夜班後就不去了。

嚴隆：你們一起住在外面？

邱萍：（點頭）他在家裡幾乎每天跟父母吵嘴，還好我租的房子還算便宜。所以……

△邱萍欲言又止，嚴隆也不好追問，兩人陷入了一種窒悶的寂靜。嚴隆想動筷吃麵來化解尷尬，但發覺自己全無食慾，只好又把筷子放在桌上。

△邱萍似乎很快就把這份羞澀拋置腦後，望出窗外，像是說給嚴隆聽；但更

像是自言自語。

邱萍：修全現在也是一無成，剛退伍嘛，我叫他慢慢來，總有一天他也會像別人一樣，買車子、買房子……

嚴隆：對！然後娶妻子，再生個兒子！

邱萍：幹嘛！取笑我？

嚴隆：開玩笑嘛……對了，妳約他幾點來載妳？

△邱萍看看手錶，臉上有著一絲黯然。

邱萍：平常都是八點就結束，我叫他八點半來接我，可是現在都九點多了。

嚴隆：哦？可能有事耽擱了。

△嚴隆想說些話安慰邱萍，卻發現修全正好從右舞台上。

嚴隆：咦？這不是來了嗎？邱萍，把麵吃了，妳跟修全先走，我到廚房收拾收拾。

△嚴隆和走入的修全揮手招呼，略顯不安地走入廚房。

△邱萍見修全一身狼狽，雖然困惑但還是先擺出小姐脾氣。

邱萍：怎麼現在才來？

修全：摩托車壞了，機車行說要二千塊左右，我只好把車丟著，用走的來。

邱萍：你沒車怎麼接我？

修全：妳先拿錢給我，我坐計程車去機車行，然後再來接妳！

邱萍：幹嘛那麼麻煩？不會先打個電話給我？

修全：我…我心煩……沒想那麼多嘛！

邱萍：你一整天都在幹嘛？

修全：妳怎麼了？我當然在找工作呀！難道妳以為我會去哪兒玩？

邱萍：那你說……找到了沒？

修全：現在應徵條件都要大學畢業，我還能找到什麼工作？

△修全略顯感傷，邱萍也不忍起來，趨前安慰他。

邱萍：開始嘛…只要耐心地找，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修全：妳別安慰我！每次妳都這樣說，誰知道妳心裡是不是在嘲笑我？

邱萍：我怎麼會嘲笑你！

修全：連修車費都付不起的男人，就連我自己也要嘲笑起來！妳可知道我這一路走來，心裡在想什麼？為什麼餐廳內坐滿了人？為什麼那麼多人可以到百貨公司購物？為什麼那麼多人開著高級汽車滿街跑？而我連到便利商店買一瓶礦泉水的錢都不夠。我不是怨天尤人，只是想不通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努力，我想奮鬥，可是四處吃閉門羹。我不要別人同情我、可憐我，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沒錯，妳說得對！我老爹老媽都說得對！只要耐心慢慢找，一定會找到理想的工作！妳知道我心裡怎麼想？我他媽的聽多了！

△修全憤怒地踢倒一張椅子，轉身奪門而出，從右舞台下。

邱萍：修全——

△邱萍追至門口，沮喪地停下。

△聽到撞擊聲的嚴隆急急從廚房奔出，似乎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扶起椅子後，上前安撫著邱萍。

嚴隆：修全心情不好，妳就少說兩句……

△邱萍突然投入嚴隆懷中傷心地啜泣起來。

△嚴隆有些意外，嘗試著將邱萍擁得更緊，邱萍不但沒有拒絕，反而也緊緊擁抱嚴隆。

△轉場音樂起。

△燈暗。

第二場

場景：菲如家居

時間：第一場之後第二天晚上八點

人物：楊逢、余菲如

佈景：一般公寓常見的家居擺設。右下舞台為家居入口處，右上舞台是電視或酒櫃，上舞台則是通往陽台的落地鋁門窗，左上舞台至左中舞台是一組半圓形的沙發，沙發前放置一張茶几。在沙發旁即左舞台位置則是通往臥室的門，門前有一個衣架。

空間的擺設大體以半圓型構成，空出的中舞台看似寬闊，卻因傢俱質感的粗劣，使人感覺得出家居主人的中產階級。隨意丟放的雜物似乎透發出缺乏和諧共治的無奈，敏感的人早已從紊亂的氛圍中嗅到一股不安。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燈亮時，楊逢從右舞台上，走入客廳後，望著四周，脫下西裝後憤怒地將西裝上衣丟在沙發椅上，但想了想又將西裝拿起，用手撫順著皺摺，然後寶貝地將上衣放置衣架掛好。

△楊逢顯得心浮氣躁，在右舞台的酒櫃倒了一杯酒，走向沙發上點了一根菸。剛吸了一口，菲如正好從右舞台上，走入屋內。

楊逢：妳可回來了，我想妳應該有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我們約好下午兩點在律師那兒見面，而妳竟然放我鴿子。

△菲如欲言又止，似乎在隱忍什麼，最終還是強忍著脾氣，逕自走向左舞台的臥室。但尚未開門，楊逢已經出聲喚住她。

楊逢：等一下，余菲如，妳以為裝聾作啞事情就能解決？告訴妳！今晚妳要是不給我答案，那咱們就沒完沒了。

菲如：你到底想怎樣？

楊逢：咦？咱們不是說好了到律師那兒辦離婚？律師費妳出，結果呢？妳他媽的害我出糗等了一個下午？

菲如：楊逢，你一向就只關心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從來就不會關心過別人發生什麼事？

楊逢：妳發生什麼事？妳只是旅行社的職員，妳會發生什麼事？

菲如：你不要咄咄逼人，你可曾想過，婚姻是要兩相情悅，你既然那麼執意要分手，我還有什麼話說？

楊逢：那妳怎麼不去？哦，我知道了，妳怕花那筆律師費對嗎？

菲如：坦白告訴你，我下午早就向公司請假準備到律師事務所，而且我還在一家便利商店旁的提款機領了兩萬塊。

楊逢：哦？可是妳還是沒去？

菲如：因為我剛領了錢，就被人搶走了。

楊逢：那有這麼巧的事？

菲如：其實領完錢後，我就看見一名坐在機車上的年青人一直盯著我看，當時我

就有預感……這個人會不會想搶我的錢？我急急將錢放入皮包，正要離開時，一個騎機車的人從對面衝過來，將我的皮包搶走。

楊逢：那妳不會喊人幫忙？

菲如：我喊不出來……可是原本的那個年青人竟見義勇為地對我說……他要去追他。

楊逢：追到了沒？

菲如：（搖搖頭）我在被搶的地方一直呆到晚上，我想那個年青人一定沒追上。

楊逢：妳笨！也許那兩個人是同夥。

菲如：我沒想那麼多……

楊逢：那皮包裡有些什麼？

菲如：除了兩萬塊，就是化妝品、我的工作證和名片，對了，還有一張樂透彩券。

楊逢：樂透彩券？妳什麼時候也玩起樂透？

菲如：其實是前天午休時，幾個人在化妝室裡聊天，不知誰先提起的……反正六個女人嘛，七嘴八舌的就決定以每個人月經來的那一天簽了一個號碼。

楊逢：六個女人合簽一張？太小氣了吧？

菲如：誰也沒想那麼多，只是覺得有趣。

楊逢：那…妳報警了嗎？

△菲如點點頭。

楊逢：好！那這件事就給警察去煩惱吧！我們的事還是得解決。

菲如：楊逢，你不覺得突然發生這件事似乎透露了什麼訊息？也許是上天要我們多考慮考慮，除了離婚應該還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楊逢：菲如，妳這婆婆媽媽的性子永遠改不了。一句話，我再給妳一次機會，大家好聚好散，明天下午二點律師那兒見，希望妳可別再搞個什麼理由再放我鴿子。

△菲如正想說什麼，家裡的電話響起，楊逢快步上前接聽。

楊逢：喂，找那位？哦？張小姐？妳找菲如？她在，妳等一下……

△楊逢手摀著話筒，向菲如作了一個不屑的表情。

楊逢：妳同事找妳，那個一講話嘴巴就張得很大的張小姐。

△菲如對楊逢抵損自己的同事相當不悅，用力接過話筒。

菲如：喂，我是菲如……什麼？樂透開獎了？唉呀，我剛回來，還沒開電視呢！什麼？中了頭彩？

△楊逢原本坐在沙發抽菸，聽到「頭彩」兩字，不自覺地豎起了耳朵。

菲如：不會吧？我們只是開開玩笑，怎麼可能中頭彩？妳說什麼？獨得一億三千萬？

△菲如愣在原地說不出話，楊逢急急上前搶過話筒。

楊逢：喂，張小姐……嘿，我是楊逢，菲如的先生…替董事長開車的司機小楊嘛…。妳好！妳說頭彩是怎麼回事？哦…真的是這樣？沒問題，她現在…驚嚇過度，不…興奮過度！待會兒等她情緒平穩一點，我叫她再打電話給

妳，OK，再見！

△楊逢掛上電話，還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楊逢：妳確定那個張小姐說的是真的？

菲如：我自己簽 27，其他是 19、21、33、14……

楊逢：還有呢？

菲如：阿美這個月沒來，就用上個月的，我記得她是簽 8 號……

△楊逢急急在字條上寫下號碼，然後用遙控器打開電視機。

楊逢：跑馬燈有號碼了……8、14、19、21、27、33……哇……

菲如：怎麼樣？

楊逢：真的是頭彩的號碼，獨得一億三千萬，哇……我們發財了。

菲如：我們發財了……楊逢，你說錯了吧？應該說是我發財了。

楊逢：妳幹嘛這麼說？

菲如：你不是要離婚嗎？那我中了頭彩跟你有什麼關係？

楊逢：當然有關係！是要離婚沒錯，但還沒離，所以我的錢就是妳的錢……妳的錢就是我的錢。我說我們發財了，這也沒錯呀！

菲如：你……妳真是無賴！

楊逢：菲如，其實我並不是真心想跟妳離婚，我只是想測試一下妳是不是真的愛我。坦白說今天下午如果妳真的到律師事務所蓋了章，妳知道我會怎麼做？

△菲如困惑地望著楊逢。

楊逢：我會很傷心，然後立刻掉頭就走。其實從下午到現在，我一直在內心裡感激著上天，因為妳沒有到律師那兒，這表示妳心中還有我對不對！

菲如：我…

楊逢：別再否認…別再逃避了。在這個世界上，妳和我是最適配的，我就知道只要我倆同心協力，總有一天一定會成功的。

菲如：可是這算成功嗎？我們什麼都沒有做，只是樂透中了頭彩。

楊逢：這還不夠嗎？有了錢就有了一切。菲如，我們立刻辭掉旅行社的工作，然後去環遊世界一周。像妳一輩子替人辦出國手續，自己卻連峇里島都沒去過。而我要開賓士 S320，但這次不是替人開車，是我開自己的車！

△菲如訝異楊逢說的話，愣在原地說不出話來。

楊逢：菲如，我說的沒錯吧！咱們終於出頭天了。

菲如：可是……

楊逢：不要懷疑，我們中了頭彩，彩金一億三千萬，對了，應該六個人平分對不對，那也還有二千多萬呀！

菲如：你說的沒錯，問題是彩券被搶走了。

楊逢：被搶走？

菲如：你忘了嗎？一進門我就告訴你，皮包被搶了，裡面有現金二萬元，還有那張彩券。

△楊逢一時愣在原地，似乎一下子無法接受這樣的訊息，情緒不禁激動起來。

楊逢：妳他媽的怎麼那麼不小心，頭彩的彩券怎麼會被搶走？

菲如：我怎麼知道會中頭彩？早知道就租個保險箱緊緊地把彩券鎖住。

楊逢：我想起來了，妳說謊！

菲如：我說謊？

楊逢：妳怕我分錢，所以故意說彩券被搶，那個張小姐一向是妳的死黨，妳跟她合起來訛我對嗎？

菲如：你講一點道理好嗎？我買了彩券沒錯，但到現在才知道中了頭彩，你以為我很高興被搶嗎？

△菲如憤怒欲入臥室，楊逢急急上前將她攔下。

楊逢：菲如，別意氣用事……是我一時心急，口不擇言，我向妳道歉，好嗎？

△楊逢安撫菲如坐在沙發上，然後開始動起腦筋。

楊逢：讓我們好好地想一想，不管那個人是誰，他搶了皮包，就算他知道彩券中頭彩，他也不敢去領。

菲如：為什麼？

楊逢：因為妳已經報警了，所以如果他敢去領獎，不就承認自己是搶匪。到時候不但一毛錢也拿不到，還得入獄坐牢。

菲如：可是他不去領，我們也領不到彩金呀，我現在擔心同事們要是問起，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呢！

楊逢：除非他不知道彩券中獎，否則他一定會跟妳聯絡的。

菲如：他又不認識我，怎麼跟我聯絡？

楊逢：妳忘了皮包內有妳的名片，如果我猜得沒錯，那個人很快就會打電話來。

菲如：啊！那我該怎麼辦？

楊逢：要對方乖乖地把彩券還給妳，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跟他談判。

菲如：談判。

楊逢：這件事就交給我吧！我們是夫妻，在這節骨眼，我不幫妳，誰幫妳呢？

△楊逢坐在菲如身邊，將菲如擁入懷中，菲如有些抗拒，但因思緒茫然，也不自覺地伏在楊逢懷中。

△轉場音樂起

△燈暗

第三場

場景：修全家居

時間：上一場之後的一小時

人物：廖修全、邱萍

佈景：是大家熟知的簡單套房擺飾。右上舞台一個茶几上放置著一部電視機和電話（無線的），左上舞台則是一張雙人床。簡單的擺置與空虛，讓人感覺臥室主人似乎想隨時離開而不再回來。爲了驅散蒼白的空間，上舞台的牆上掛了幾幅歌星「伍佰」的演奏海報，隱約透露了主人的背景與喜好。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燈亮時，修全從右舞台上，匆匆地開門入內，神色慌張而不安。不時回頭探視是否有人追來。在確定是獨自一人後，這才將門重新鎖上。

△修全坐在床沿，思索半響後，拿出一個女用皮包端詳。

△突然電話鈴響，修全嚇了一跳，在確定是電話後，走向電視旁拿起話筒。

修全：喂……哦，是爸……沒怎麼樣，反正就是這樣過日子。你又幫我找了一個工作……快遞？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我的機車現在性能愈來愈差，今天早上才花了將近二千元修車……你問我怎麼有錢？坦白說我回去向媽借的。我說借就是以後會還她，好了，不多談了，你說的工作我會考慮，再見！

△修全似乎在逃避什麼，急急掛上了電話。似乎尚覺得電話那頭有著什麼不安，但也只是瞬間的事，很快地又將情緒放在床上的女用皮包。

△修全緩緩打開皮包，拿出二萬元的現鈔，雖然有著短暫的不安，但還是將兩萬元放入自己口袋。

△接著又掏出一些名片及一張彩券，修全望了幾眼後又將名片和彩券放回皮包內。

△此時邱萍從右舞台上開門入內，修全有些心虛與不安，在確定是邱萍後才放下心來。

修全：妳…回來了？

邱萍：你以爲不去載我，我就不能回來？

修全：妳還在生氣？我知道昨天不應該這樣對妳說話的，可是我就是無法控制情緒。大吼大叫其實不是針對妳，說得明白一點，我恨我自己，我最想罵的人是我自己。

邱萍：只是因爲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是嗎？可是沒有人怪你呀！

修全：我知道妳不怪我；我爸媽也不怪我，但這更讓我難過。因爲你們愈是不提，我的壓力就更重。因爲你們是爲了不刺激我，所以在我面前故意不提這件事對不對？你們就算不說，我還是感覺得出來，而且這種感覺愈來愈強烈。

邱萍：那是你自己想像的，難道你要每個人都發誓才相信？

修全：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不想讓妳對我失望。

△邱萍有些感動，緩緩自己的情緒，上前安撫著修全。

邱萍：我從來沒對你失望過，記得我們怎麼認識的嗎？

△修全點點頭。

邱萍：那是小惠的生日，不知道誰提議要去K T V，然後你說要送我回家。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讓你上來，反正我們就這樣在一起了。我也曾經想要尋找些答案來為自己解釋，可是到最後思緒好像是飄浮在空中的羽毛一樣，不能落地，也不知會飛向何方？

修全：妳認為我們的關係不確定？

邱萍：（搖頭）倒不完全是……每次坐在你的機車後座，緊緊地抱住你，我總會想，從此一定不要讓你離開我的懷中，因為你的體溫給我枯寂的生活有了新的方向。

修全：妳說的感覺我全有，直到前天妳告訴我懷孕的事，那種感覺更強烈了。

邱萍：但…你還是不要有孩子？

修全：我當然希望有我們的孩子，卻不希望他降生在一個艱困的環境。我的意思是等過一陣子穩定了，那時候妳要生幾個都成。

邱萍：所以你就要我去墮胎？

修全：對我們來說這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邱萍：如果我堅持留下孩子呢？

修全：妳確定要這麼作嗎？前天我們不是講好了？等我回去向媽借點錢，然後就可以去找醫生。

邱萍：不要再提你家的人，既然一開始就表示要跟我在一起，為什麼一有困難就回去找家人？你這樣做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修全：那妳要我怎麼做？我總不能去偷去搶！

△修全說到這兒，突然顯得忐忑不安。

邱萍：好，那你說錢借到了？

修全：（搖頭）只拿到二千元修車費，不過，妳放心，去醫院的錢已經有著落了。

△修全從口袋拿出二萬元，邱萍訝異不已。

邱萍：你…你怎麼有這些錢？

修全：我…

邱萍：修全，你不會真的去做什麼壞事吧？

修全：沒有！真的沒有。

邱萍：那你願不願意跟我說，這些錢是怎麼來的？

△修全面有難色，欲言又止。

邱萍：你到底說不說？

修全：邱萍……一個人如果只是心裡想犯罪，那他算不算有罪？

邱萍：如果沒有真的害人，那應該值得原諒吧！

修全：妳這樣說我就放心了。今天中午過後，我去機車行牽回機車，然後在一家便利商店買了一罐礦泉水，在離開前，我看見一個女人在提款機前領錢。我心裡正為妳去醫院手術費發愁，看到從吐鈔口吐出一張張大鈔，像是

在對我揮手誘惑。我心裡想…如果那些鈔票是我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邱萍：你…你真的這樣想？那是別人的錢，難道你真的搶了這些錢？

修全：我當時心裡是這麼想。爲什麼別人可以輕鬆地在提款機前愛領多少就領多少；而我甚至連一張提款卡都沒有。妳很難想像當時看到從吐鈔口送出鈔票，對我而言是多麼有吸引力？

邱萍：你到底是不是搶了那些錢？

修全：沒有！我不是說過了，我只是想而已，何況就算真的想搶也來不及了。

邱萍：爲什麼？

修全：因爲一位戴全罩式安全帽的機車騎士搶先一步搶走了女人的皮包，那個女人大喊大叫，用一種求助的眼神望著我，於是剎那之間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毫不猶豫地發動機車隨後追去。

邱萍：那你不就成了見義勇爲的英雄？

修全：我也是這麼想，可是妳不覺得很諷刺？幾秒鐘前我還是想搶她錢的壞人；瞬間卻又變成了正義的化身。坦白說，到現在爲止，我還是不太確定自己是什麼角色。

邱萍：確實很矛盾，可是你並沒有真的搶她，何況你還去追歹徒。對了，後來呢？

修全：那個人的技術不錯，騎了幾個路口，又轉入巷道內，我當然是緊追不捨。就在一個轉角處，爲了閃避一輛小貨車，他連人帶車跌倒在地，但看到我緊跟而來，來不及拿皮包，扶起機車就趕快逃走了。

△修全突然住口不再說下去。

邱萍：然後呢？

修全：我停下來撿那個皮包，結果就把他給追丟了。

邱萍：不錯呀！你做了一件勇敢又令人欽佩的事。

修全：可是我卻沒有把皮包拿去還那個女人。我明知道她在便利商店前等，可是我比任何人更需要這筆錢。

邱萍：那…你跟那個搶匪有什麼兩樣？

修全：但我沒有搶呀！

邱萍：你這叫侵佔！

修全：沒錯！也許我是侵佔，但我是爲了妳呀！

邱萍：不要把責任推給我！我說過了，孩子留不留下，不是由你決定！何況你竟然把犯的錯歸咎在一個無辜的生命？

修全：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希望能夠把事情辦好；我只是想讓妳知道我是一個有責任的人。

邱萍：真的是這樣嗎？

修全：難道……妳不相信我？

邱萍：我每天在店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其實看得出每個人都有秘密。

修全：秘密？不會吧！我就沒什麼秘密。

△邱萍走向床邊，拿起皮包端詳。

邱萍：我在想，你編的這個故事實在很精彩，只可惜你無法說服我。

修全：我幹嘛沒事編故事？無聊嘛！

邱萍：如果我說這個皮包的主人是你新結交的女友，這會不會讓你大吃一驚？

修全：妳在胡說什麼？我那有什麼女友？

邱萍：修全，你變了！我感覺得出，你對我不再有感覺了。

修全：我不懂妳的意思。從認識到現在，我對妳始終如一，怎麼會對妳沒感覺呢？

邱萍：從進門到現在，你一直沒問我為何昨晚沒回來？因為你根本不在乎我了。

修全：我……其實昨晚心情不好，我一直待在網咖，妳知道老闆跟我很熟。我真的不知道妳沒回來。對了，妳為什麼沒有回來？

邱萍：現在問這些不嫌太慢了？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

修全：邱萍，別這樣嘛，我們可以慢慢溝通。

△邱萍揚了揚手上的皮包然後又丟向地下，裡面的東西全掉了出來。

邱萍：你去找你的新歡溝通吧！

△邱萍憤怒離去，從右舞台下。

修全：邱萍……邱萍——

△修全追了幾步，見邱萍不回頭，遂沮喪停步，然後又走回房間內。

修全：什麼跟什麼嘛！

△修全委屈地蹲在地上撿拾化妝品放入皮包內，當撿起名片時不禁多看了一眼。

修全：余菲如？在旅行社上班……

△修全將名片放入皮包內，又撿起那張彩券。

修全：樂透彩？唉！這個女人想必也是想錢想瘋了。聽說中獎的比率是六百萬分之一呢！

△修全將彩券放入皮包，然後隨手拿起搖控器，打開電視機。

△電視是播報新聞，一名女主播正報著樂透彩的消息。

主播：（OS）這一期的樂透彩開獎了，號碼是8、14、19、21、27、33……，特別號是16，本期頭彩是由台北市賣出，一人獨得彩金一億三千萬……

△原本躺在床上「聽」著電視的修全，突然想到什麼，翻身坐起，然後快速地找到皮包，迅速地拿出那張彩券。

△修全對著螢幕上的跑馬燈訊息。

修全：不會吧？六個號碼都一樣……不可能……會不會有人惡作劇？日期是這一期的沒錯呀！難道這一張彩券真的中獎了？

△修全情緒逐漸失控起來，在房內來回走動，想大聲吶喊卻又極力壓抑著，最後分不出是哭或笑，修全拿著彩券狂奔出去。

修全：我中獎了…我變成億萬富翁了……

△修全奔至右舞台，突然想到什麼而停下步來，然後又不安地回房內。

修全：不行，那個女人說不定已經報警了，如果我去領彩金，那警方一定會認為

我就是搶匪……

△修全關了電視，不安地在房內踱步。

修全：可是，如果我不去領，那個女人沒有彩券，這表示她也拿不到一毛錢……

這就好比說開保險箱要兩把鑰匙，而我握了一把；她也握了一把，缺少其中一把就等於零。

△修全似乎因為想通了道理而笑著；但也因為其中牽扯許多複雜難解的問題而哭笑不得，情緒在瞬間壓擠下併發出矛盾惶恐與不安，呼吸也逐漸濃濁而急促起來。

修全：不行！我一定要冷靜處理，不能犯錯。但也絕對不敢棄這個機會，讓我來想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修全突然想到什麼，急急又從皮包內拿出名片。

修全：這是她的名片，上面有她的手機。嗯，也許我可以先探探她的想法，或許她早就忘了簽了幾號，就算她知道，彩券在我手上，她還是得聽我的，對！就這麼辦。

△修全開始撥打電話，但撥了一半又將電話掛斷。

修全：不行……我太緊張了，冷靜，我一定要冷靜。

△修全調整了呼吸，然後再重新按鍵撥號，對方傳來菲如的聲音。

修全：我找余菲如……

菲如：（OS）我就是，請問你是？

修全：妳先別管我是誰，我只是要告訴妳，妳被搶的皮包在我這兒。

菲如：（OS）啊？你就是那個搶匪！

修全：什麼搶匪？妳別胡說，我是那個追搶匪的人。

菲如：（OS）哦，對不起——你是要把皮包還我嗎？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一定會好好謝你。

修全：我打電話是想告訴妳，我會把皮包內的錢和化妝品寄回去給妳，至於道謝，那就不必了。

菲如：（OS）等一等，皮包內應該還有其他東西吧？

修全：其他東西？妳是說……

菲如：（OS）一張彩券呀！坦白說那是我們六個同事合買的，如果弄丟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修全一聽有些沮喪，一時說不出話來。

菲如：（OS）喂，先生，你怎麼不說話？

修全：既然妳提到彩券，那我就明說好了，我覺得這張彩券既然這麼重要，那……我們是不是得好好地商議？

菲如：（OS）你的意思是……？

修全：我們見個面再詳談。

菲如：（OS）這……

修全：妳有顧慮對不對？坦白說，我也有我的考量，可是事情不能就這樣僵下去，

我們總得想出個解決的方法，否則那些彩金要是被我領走了，妳豈不是要遺憾一輩子？

菲如：（OS）我已經報案了，你去領一定會被抓起來的。

修全：這……所以我說嘛，我們應該各退一步，怎麼樣？

菲如：（OS）好，我答應你，你說……在哪兒見？

修全：就在台北捷運站的書店前，我手上會拿一本書，妳也拿一本書，這樣就能認出對方了。

菲如：（OS）好，時間呢？

修全：明天早上十點，記住，千萬別叫其他人來，否則我一發現情況不對，我會將彩券撕得粉碎，這樣的結果不是妳想要的吧？

菲如：（OS）我知道…

修全：再見！

△修全掛上了電話，神色不安地四下張望，但似乎又在不確定的黑暗中找到無窮的希望，不自覺地笑了起來。

△轉場音樂起

△燈暗

第四場

場景：台北捷運站內的書局前

時間：上一場的隔天早上九點半

人物：點子、楊逢、余菲如、廖修全、路人若干

佈景：上舞台是書店與麵包店。由於是在捷運站內，過往的人潮甚多，使得一些內心忐忑的人身陷其中，因不大引人注目而顯得較為篤定起來。左下舞台有一個大圓柱，使得場景更為立體，也提供了演員更多的表演方式，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佈置是爲了讓整個場景更符合你我都認知的捷運車站。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燈亮時點子早已在舞台上，雖然上舞台過往著趕車的人潮，但她似乎有著等待的目標，只是等候許久始終不見目標出現，有些負氣地看看手錶。

點子：哼，跟我約在這兒，竟然敢遲到？好，我算到十，他若還是不來，就甬想再見到我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點子數到十，果然一轉身欲往左舞台下，此時楊逢急急從右舞台上。

楊逢：耶，點子，妳要去哪兒？

△楊逢上前拉住點子，點子沒好氣地睨望著楊逢。

點子：你還好意思說？現在都幾點了？

楊逢：對不起！對不起！緊急事件嘛！我告訴妳實情，妳就不會怪我了。

點子：最好是這樣，否則咱們沒完沒了。

楊逢：妳聽我說……離婚的事暫時擺一邊…

點子：什麼？你要我？好！不離婚可以，你答應給我的二萬塊先給我。

楊逢：寶貝，妳別急，等我把事情辦妥，別說二萬，二十萬，二百萬都給妳。

△點子訝異的神情。

點子：你…你去搶銀行？

楊逢：我太太中了樂透頭彩，彩金一億三千萬，雖然是六個人合夥，但分下來也有二千多萬。

點子：真的？逢哥，你不會是故意逗我開心的吧？咦？不對呀！是你老婆中獎，關你屁事？

楊逢：夫妻財產共有制嘛！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張彩券被搶走了。

點子：失望)那你說了不等於白說？楊逢，你他媽的到底要不要給我兩萬塊嘛？

△路過的人對點子的高音調，紛紛投以困惑好奇的目光，楊逢尷尬地把點子拉到大柱子旁。

楊逢：妳聽我說嘛，那個搶走彩券的人約我太太今天早上十點在這兒見面，而我太太竟瞞著我，好在我在浴室偷聽到，所以我就先趕來這兒，除了告訴妳這個好消息，待會兒我把彩券搶過來，到時候每個人都得來求我了。

點子：哦？是這樣，瞧你得意的樣子，未免高興得太早了？萬一沒搶到呢？

楊逢：開玩笑，我練過空手道，幹過武行，對方若敢反抗，一定給他一個教訓。

點子：好！我暫且相信你，再來呢？

楊逢：妳先回去，等我把事情辦妥了，我再 call 妳！OK？

點子：可是……你這不會是緩兵之計吧？

楊逢：我幹嘛騙妳？妳瞧，都快十點了，萬一被他們瞧見就完了，快走吧！

點子：好吧！記得要 call 我！

楊逢：一定一定！

△楊逢半推半哄，送點子從右舞台下，並不時飛吻送別。

楊逢：現在我得找個地方躲起來，讓他們來個措手不及。哼，余菲如，妳竟敢瞞著我，要不是我正好在浴室偷聽到，豈不是被妳瞞在鼓裡？

△楊逢望望四周，見到上舞台的書店。

楊逢：我看暫時躲在書店裡，那兒視野佳，對！就這麼辦！

△楊逢神色詭異地混在人群中潛入書店。

△此時修全鬼鬼祟祟地從右舞台上，他手上拿著一本書，神色不安地望著四周。

△修全走向柱子旁，但還是覺得不夠隱密，望望手上的腕錶，似乎要決定繼續等候或立刻離開。

△緊張、焦慮與不確定使得修全直冒冷汗，終於決定要離開時，正巧見到菲如從右舞台上，手上拿著一本書；菲如似乎也見到修全手上的書，雖然之前兩人曾照過面，但透過「書」的約定，使得兩人更加確定對方就是自己要等候的人。

△彼此凝望幾秒鐘後，修全心虛地背靠大圓柱，一時不知該說什麼。菲如走了幾步，更靠近修全後，探試著表示一點誠意。

菲如：你…一定就是打電話給我的人，哦，對了，我叫余菲如……

修全：我知道，我看過妳的名片。

菲如：那就好，那個皮包……

修全：我先聲明，我不是那個搶匪，是我去追他，然後搶回來的。

菲如：我知道，你是見義勇為的好人，爲了感激你，皮包內的二萬元你可以留下，可是那張彩券是我和同事合買的。她們似乎不肯相信彩券被搶，甚至以爲是我想獨吞。

修全：我不想知道妳情形，我只想談談妳和我的事。

菲如：你的意思是…？

修全：如果我不把彩券還妳，而直接把它撕毀，妳說這會是什麼狀況？

菲如：不行，你不能這麼做，這樣一億三千萬就泡湯了。

修全：妳有這個概念，很好！所以這表示我有絕對的控制權對嗎？其實我並不貪心，我只希望妳我二一添作五，一億三千萬一人一半。

菲如：我說過了，彩券有六個人合夥，如果只有我一人獨得，我一定答應你。

修全：妳爲什麼不乾脆說是三十個人合夥？余小姐，我約妳出來，是真的有誠意跟妳談，希望妳也要拿出誠意好嗎？

菲如：我說的都是實話，坦白說，同事有人放話說如果我不把彩券拿出來，就上

法院告我侵佔。

修全：妳說的都是的一面之詞，我怎麼相信妳？既然妳沒有誠意，那我只好自己去領了。

菲如：你不能去領，皮包被搶的時候，我就已經報了案，警察當然也知道彩券的事，你去領豈不是變成你就是搶匪？

修全：妳在恐嚇我？

菲如：我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我看得出你不是個壞人，我只是想讓事情有個圓滿的解決。

修全：好！我聽妳怎麼說？

菲如：如果你讓我拿回彩券，我可以分到二千多萬，扣掉稅應該還有一千五百萬，我可以給你五百萬。

修全：五百萬？這好像跟我想像的差太多。

菲如：可是彩券原本不是你的，可以說是憑空得到五百萬。你還年輕，一下子就有五百萬，全世界沒有幾個人有這麼幸運。

修全：我不答應！一億三千萬，只剩五百萬，這落差太大了，不行！這是我的機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菲如：我承認這是你的機會，但我的建議卻是你唯一可行之路。想想看，有了五百萬，你可以開店作生意，說不定很快就可以再賺個五百萬，然後再投資其他生意，誰說你不是第二個王永慶呢？

△修全似乎覺得菲如的話很有吸引力，沒有回答，出神地望著菲如。

菲如：相信我！你打電話給我後，我就一直思索著這個問題，只有這樣才不會傷害到任何一個人；也才能滿足每一個人。

修全：不行！這跟我想像的不一樣，萬一彩券給妳，妳一毛錢也不給我，那我豈不是虧大了？

△修全著急起來，轉身欲走，菲如急急喚住他。

菲如：等一等，你別走呀！

修全：我還要再考慮考慮，我總得為自己設想。

菲如：你的顧慮是對的，那你說，應該怎麼做你才會放心？

修全：對！怎麼做我才会放心？當然是落袋為安呀！這樣好了，妳既然提到五百萬，那不如妳先拿五百萬的現金給我，彩券才能還妳。然後領到錢後我們再討論我還能分幾成。

菲如：不要說五百萬，就算拿五萬元我都有困難。

修全：那我們還談什麼？

菲如：我今天答應跟你見面談，就是覺得你是個講道理的人，因為人要講道理才能彼此有共識和信任。從一開始我就很誠意地把話告訴你，我期待的也只是你誠意的回應。

△修全見菲如一本正經，一時不免也有些愧疚起來。

菲如：你當然可以毀了彩券，但這有什麼意義呢？也許我還要面對同事的指責，

但事後我們回想這件事會有什麼感觸呢？懊惱？反悔？憤怒？也許我們會因此一輩子輾轉難眠，想想這張彩券好像一場過眼雲煙，而這個結果是因為我們的自私愚蠢造成的。

△菲如有些激動地說完，修全不安地低下頭，菲如搖搖頭嘆口氣。

菲如：我真的沒有錢，如果…你不相信，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菲如有些傷感地轉身欲走，修全反而喚住她。

修全：等一等——

△菲如停步，轉身望著忐忑不安的修全。

修全：五百萬……只是我的提議，我…彩券可以給妳，可是……

菲如：我知道你的顧慮，如果你相信我，我們可以一起去兌領。然後你可以立刻拿走五百萬。

修全：就只有我們兩人？妳沒騙我？

菲如：你不放心？彩券先放你那兒，明天我們再約時間去領錢。今天我得先到警察局那兒報備說彩券在另一個皮包裡找到，這樣警察就不會懷疑了。

修全：好！那我先走，明天妳等我的電話。

△菲如點點頭，修全正欲離去時，卻發現楊逢從書店衝出攔住了他。

楊逢：等一下！

修全：你是……？

菲如：楊逢？你來這兒幹什麼？

楊逢：我來這兒幹什麼？當然是來向他要回彩券呀！

修全：什麼？你們認識？余小姐，妳不是說我們見面的事只有我們兩人知道？原來這一切都是妳在騙我？

菲如：不是！你誤會了……

楊逢：什麼誤會？菲如，妳要搞清楚，我們是夫妻，發生這麼重大事妳怎麼可以把我矇在鼓裡？不過既然我出面了，一定會把事情解決的。

修全：你想怎麼樣？

楊逢：小夥子，我勸你乖乖把彩券交出來，否則待會兒我叫警察來，你恐怕得吃上官司。

修全：哼！原來你們夫妻設計訛我，告訴你們，你們誰也甭想得到彩券。

△修全轉身欲跑。

楊逢：等一等——

△楊逢追上修全，兩人一陣拉扯，楊逢手腳俐落，幾拳打得修全鼻血直流，接著又是一個過肩摔，將修全摔倒在地。

△楊逢壓制著地上的修全。

修全：放開我——

楊逢：怎麼樣？自己把彩券拿出來？還是我來搜？

△此時圍來許多路人，每個人都指指點點。菲如欲拉楊逢，卻拉不動。

菲如：不要打了，有話起來再說。

楊逢：這小子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能怪我了——

△楊逢繼續對修全拳打腳踢，菲如一急，突然用手上厚重的線裝書猛敲楊逢後腦。楊逢一聲悶哼，死過去。

△行人起了騷動，遠處似乎傳來警察的哨子聲。

△菲如見狀立即扶起被打得半死的修全。

菲如：你…你沒事吧？

△修全憤怒將菲如推開，然後推開人潮朝右舞台奔去。

菲如：喂，你等我呀——

△菲如隨後追去，從右舞台下。

△楊逢緩緩醒來，摸著暈眩疼痛的腦袋，一時還分不清東西南北。

△轉場音樂在逐漸逼近的哨聲中響起，楊逢略為清醒後急急起身，朝右舞台追去。

△在行人議論紛紛中，燈暗。

第五場

場景：拉麵店

時間：上一場之後半個鐘頭

人物：廖修全、余菲如、楊逢、嚴隆、邱萍

佈景：與第一場相同，但因為尚未到營業時間，一切均處在尚未準備妥當的零亂與輕率。幾張放置在桌上的椅子說明了這種氛圍。

△承上一場的轉場音樂。

△滿臉血跡神情狼狽的修全從右舞台上，衝入拉麵店後，四處找人。

修全：邱萍…邱萍——

△修全甚至到廚房內找了一遍，但也不見半個人影。

修全：奇怪？門都開了，怎麼不見人影？

△修全再度在周遭尋找，確定找不到邱萍後，正欲離去，卻遇見從右舞台上來的菲如。

修全：妳來作什麼？

菲如：你聽我說……

修全：不要說了！妳說只有我們兩個見面，沒想到妳使詐，還叫了幫手。

菲如：不是你想的那樣……

修全：我聽見妳叫他的名字，難道妳還要否認妳跟他是一夥的。

菲如：我承認他是我丈夫！但我真的沒有告訴他。

修全：妳再說什麼我都不會相信了。我討厭被欺騙的感覺，妳將會後悔今天妳對我做的事。告訴妳，我寧可把彩券毀了，也不願再跟妳合作。

菲如：你不能這樣做……，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

修全：沒錯！但這是妳自找的。

△修全欲走，菲如喚住他。

菲如：等一下，我知道我丈夫突然出現把事情搞砸了，我不怪你，你有權利生氣的，坦白說，我比你更恨他。他本來是個臨時演員，有一餐沒一餐的，我才介紹他到公司替董事長開車，沒想到他常開著賓士車四處玩女人，最近交了一位還未成年的女孩，聽說還懷了孕，他向我提出離婚的要求，我答應了，我不得不答應，因為我怕他犯了誘拐未成年少女的罪名，我領那兩萬元就是要付離婚手續費的。

△修全聽著菲如的話，情緒漸漸緩和下來，但聽到那兩萬元時，神色又透發著忐忑不安。

菲如：沒想到在知道那張彩券中了頭彩後，他又暫時打消了離婚的念頭，因為他認為他也可以分到彩金的一半。

修全：所以你們就合計要將彩券搶回去。

菲如：他早就算準你會打電話給我，但其實我接到你的電話後並未告訴他。

修全：那他為什麼會知道呢？

菲如：我接電話時他正巧在浴室，我以為他聽不到，沒想到是我疏忽了。

修全：妳告訴我這些做什麼？我對妳的家務事沒興趣。

菲如：你不是說不喜歡被騙的感覺嗎？我把自己的事全告訴你，只是希望你知道真相。

修全：我怎麼知道妳現在說的不會是妳騙我的另一套謊言？

菲如：你一向都是這麼不相信別人嗎？

修全：別人都相信我嗎？我相信我有能力，可是誰也不肯用我，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妳呢？妳相信我嗎？

菲如：我如果不相信你，我也不會到捷運站赴你的約。

修全：那是不得已的對嗎？因為妳除了這麼做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如果彩券不在我身上，妳會相信我嗎？

菲如：你說得對！如果不是彩券，我們根本沒有條件相信對方的，我記得領錢的時候，你就在提款機的旁邊，而且機車引擎未熄火。

△修全似乎被說中心事，顯得惶恐不安。

修全：妳…妳說這些作什麼？

菲如：因為你問我相不相信你？我要坦白告訴你，當時我早就注意你，因為我以為你想要伺機搶錢，沒想到我猜錯了，搶匪躲在我不注意的角落，而你不但不是搶匪，還是見義勇為的好人。

修全：好人？現在妳心目中的好人又讓妳失望了，對嗎？

菲如：我不會這麼想，因為看得出你這麼做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修全：不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有些事情讓我很迷惑。這個世界看起來很真實；但有時又令人迷惑。有人一餐吃了好幾萬；而我機車壞了連一千多元的修理費都拿不出來。妳說這是不是很荒謬？

菲如：我說過了，我會將我那一份分你一半……

修全：妳知道嗎？不管你多麼努力，這個世界好像都無動於衷，甚至離你愈來愈遠，那種感覺就好像我被風吹得飄離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個世界或這個城市被風吹得要飄浮起來……

菲如：我知道你的感覺……

修全：妳真的知道？還是只爲了那張彩券而假裝知道？

菲如：我把內心的話全告訴你了；而你也把心中的困惑告訴了我，這表示你和我值得彼此相信的。

修全：彼此相信？

菲如：生活中有很多不真實，但我可以確定我們此刻的互動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修全正欲說什麼，突然右舞台傳來腳步聲。修全急急跑到右舞台探望，然後又著急地跑回菲如身邊。

修全：是妳丈夫追來了……

菲如：那怎麼辦？

修全：我們先躲到廚房再說——

△修全拉菲如躲入廚房，從上舞台下。

△楊逢探頭探腦地走入拉麵店，見四下無人，不禁困惑。

楊逢：明明看到他們往這個方向來，但四周全找遍了，就剩這家拉麵店，難道說他們插翅飛了不成？

△楊逢正欲往廚房尋找，嚴隆正巧從右舞台上。

△嚴隆：耶……先生，你找誰？

楊逢：我找人。

嚴隆：找人？我店門才開，連店員都還沒上班，你找什麼人？你那個辣妹也不會那麼早來吧？

楊逢：你說什麼？

嚴隆：你忘了前天叫了兩碗麵，還沒付錢就跑，連可樂的錢也沒付，也許你忘了，但我可記得很清楚。

楊逢：你這樣說太不客氣了吧？我一口也沒吃到，幹嘛付錢？你生意是這麼作的？

嚴隆：你別生氣嘛，我只是把事實說來聽聽嘛！

楊逢：什麼事實？顧客永遠是對的，告訴你，下回你想免費請我吃麵我都還得考慮考慮！

△楊逢有些惱羞成怒，轉身憤憤離去從右舞台下。

嚴隆：唉！還沒開張就遇上這種事，看來今天的生意更難作了。

△嚴隆嘆息之際，邱萍從右舞台上。

嚴隆：咦？邱萍，妳來了——

△嚴隆上前欲牽邱萍的手，邱萍顯得神色沈重，將他的手推開。

嚴隆：怎麼了？

△邱萍背對著嚴隆不語，嚴隆扮笑臉取悅她。

嚴隆：怎麼了？是誰欺負妳？還是因為我們的事？好！我向妳道歉，不過妳放心，我一定會負責的，只是……修全那邊怎麼辦？

邱萍：修全他變了……

嚴隆：變了？

邱萍：反正我覺得他離我愈來愈遠……我們的話愈來愈沒有交集，他甚至根本不在意我——

嚴隆：發生什麼事嗎？還是我們的事他知道了？

邱萍：我不知道……嚴隆，其實我很痛苦，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我必須將心力感情一分為二，可是我不但無法獲得更多，反而愈來愈惶恐愈來愈不安……

嚴隆：也許我不該勸妳離開修全，但如果妳作了選擇，我們會更踏實些。

邱萍：認識修全是在一種很不確定的狀況下認識的，為什麼會在一起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嚴隆：那跟我呢？

邱萍：我不知道，也說不上來。第一次跟你在一起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修全，可是

我又無法拒絕你，就像一個無底深淵，明知是陷阱卻又心甘情願往下跳……

嚴隆：邱萍，我一定不會負妳的。

邱萍：我只是不想讓你有一種負擔的感覺，認為是修全不要我，我才來依附你？

嚴隆：妳怎麼這樣說？我只是顧慮到修全的感受，畢竟他認識妳在我之前。

邱萍：這很重要嗎？

嚴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也許……是一種道義吧？但反過來說，如果修全要離開妳又另當別論。

邱萍：離不離開我不能確定。但可肯定的是修全變了，他甚至很久不碰我了。

△嚴隆愛憐地上前抱住邱萍。

嚴隆：怪不得最近看妳老是心神不寧，有委屈妳應該告訴我，我們可以共同承擔，共同解決。

邱萍：共同承擔？

嚴隆：對！就算天塌下來也沒什麼大不了呀！

△邱萍一陣靜默，似乎在思索什麼。

嚴隆：怎麼不說話？現在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邱萍：有件事其實早就要告訴你了，只是一直找不到機會。

嚴隆：哦？什麼事？

邱萍：我懷孕了……

嚴隆：什麼？懷孕了？

邱萍：依照日期算，孩子是你的。其實我一直怪罪修全也不公平，或許是自己的內疚才會這麼不安吧？

△嚴隆驚愕得說不出話來，蹣跚著腳步，走向桌旁的椅子坐下。

邱萍：本來我也不想告訴你，只是要修全帶我去醫院拿掉孩子，但他卻一直推三阻四的，也許他心中明白孩子不是他的。

△邱萍見嚴隆不語，困惑地走向他身邊。

邱萍：我知道突然告訴你這些，你一定很訝異對嗎？可是如果你不要這個孩子，我不會勉強你的。

嚴隆：邱萍……知道我前妻為什麼跟我離婚嗎？

△邱萍困惑不安地搖搖頭。

嚴隆：因為我去醫院檢查過，我不能生育，我…我本來也不想告訴妳，但總覺得孩子的去留應該給修全作決定。

△驚愕的邱萍突然打了嚴隆一巴掌。

邱萍：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因為這樣才能羞辱我？

嚴隆：不是……妳聽我說……

△嚴隆欲站起來，邱萍卻憤怒將他推倒，然後轉身傷心離去，從右舞台下。

嚴隆：邱萍——

△嚴隆欲追，卻被從廚房跑出的修全抓住。

嚴隆：啊？修全，你…你怎麼在這兒？

△修全二話不說，一拳擊倒嚴隆，然後追邱萍而去，從右舞台下。

修全：邱萍——

△嘴角流血的嚴隆吃力地站起，卻發現惶恐不安的菲如。

嚴隆：妳…妳又是誰？難道妳是跟修全在一起的？這麼說……邱萍的懷疑是真的了？

菲如：不要胡說，事情絕對不是你想的那樣。

△此時幕後突然傳來汽車緊急煞車聲，接著傳來一聲撞擊聲。

△菲如訝異，急急追出查看，嚴隆也忐忑不安地站在門口眺望。

嚴隆：今天究竟怎麼了。怎麼突然發生這麼多事？算了，不管怎麼樣，生意還是得作，我看還是開始忙吧！

△嚴隆正欲入廚房，菲如又急急從右舞台上。

菲如：不好了…不好了——

嚴隆：發生什麼事了？

菲如：他…他…

嚴隆：妳說修全？

菲如：（點頭）他追出去後，正巧看見他女朋友坐上計程車，他從後面追，結果追了幾步就在巷口被一輛從巷內開出的車子撞倒了。麻煩你快打電話叫救護車，我送他去醫院。

△菲如又急急轉身離去，從右舞台下。

△嚴隆愣在原地。

△轉場音樂起，音樂中似乎隱隱聽到救護車的鳴聲。

△燈暗

第六場

場景：菲如家居

時間：上一場之後當天的夜晚十點

人物：楊逢、余菲如、點子

佈景：同第二場，但燈光及氛圍多了一種滯悶的氣氛，卻又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燈亮時，菲如沮喪的從右舞台上，身心疲憊地坐在沙發上，似乎想藉著舒展肢體來發散整日的疲勞。

楊逢：妳終究還是回來了——

△楊逢從左舞台的臥室內走出，菲如嚇了一跳。

菲如：你…你在家？

楊逢：這是我的家，我不在家能去哪兒？

△菲如不理他，逕自走入臥室，卻被楊逢一把抓住。

菲如：你想幹什麼？放開我！

楊逢：我想幹什麼妳心中明白。

菲如：放開我！

△菲如奮力掙脫。

楊逢：妳現在可是愈來愈強悍了，在捷運站打得我眼冒金星，妳他媽的想死？

△楊逢餘怒未熄，上前欲打菲如，菲如拿起茶几上茶杯欲砸。

菲如：不要過來——

楊逢：哦？想動粗？

菲如：你如果敢動手，我就跟你拼了。

楊逢：我們是夫妻，我怎麼捨得打妳？算了，大人不計小人過。妳打我的事我不計較，但妳總得交待，妳跟那個小子離開捷運站後到哪兒去了？怎麼到晚上十點才回來？不會是妳跟他……

△楊逢坐在沙發上點菸，似乎想緩和雙方的僵滯。

菲如：你在說什麼？

楊逢：那妳就說呀！

菲如：我約他在捷運站不讓你知道是因為怕你誤事，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楊逢：妳還說？要不是妳偷襲我，彩券我早就搶到手了。

菲如：你那種態度會把人嚇壞的。

楊逢：好！妳行，彩券呢？

菲如：你不是要我告訴你我跟那年青人去那兒？

楊逢：對！那妳就快說呀！

菲如：他叫修全…

楊逢：哦？進展得很快，連名字都知道了？

菲如：他跟他女朋友有些誤會，爲了追趕坐上計程車的女友，被車子撞倒了，是

我送他去醫院的。

楊逢：哦？那…彩券呢？

菲如：醫生說…他可能成爲植物人…

楊逢：這關我屁事！我問妳彩券呢？

菲如：我按照他身上一張電話單的收據找到他住的地方，可是他女朋友已經離開了，據房東說她要回南部老家，因爲她覺得這個城市愈來愈模糊。

楊逢：那妳一定在他家搜到那張彩券？

菲如：坦白說，送他去醫院的半路，我就從他身上的皮夾找到那兩萬元和彩券，我把兩萬元放回他的口袋。

楊逢：太好了，妳一定不會笨到把彩券也放回他的皮夾？如果他成爲植物人，彩券對他更沒有意義了。

菲如：但我答應要將六分之一的一半分給他。

楊逢：妳瘋了？那我們還剩什麼？

菲如：不是我們！是我還剩什麼？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菲如說完轉身欲入臥室，楊逢上前攔住她。

菲如：你想幹什麼？

楊逢：爲了安全起見，彩券最好交給我！

菲如：爲什麼要交給你？我已經約了其他同事明天一早去領彩金。所以這件事跟你完全無關，現在請你讓開，我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楊逢：這樣好了，我載妳到陽明山洗溫泉，晚上就睡在那兒，順便好好規劃我們的未來。

菲如：我不需要洗什麼溫泉，你讓開——

△菲如將楊逢推開，逕自走入臥室。但很快又驚叫奔回客廳。

菲如：啊——裡面……有個人——

△楊逢尷尬地笑著，此時點子邊吃零食邊從臥室走出。

點子：抱歉！嚇到妳了！

菲如：妳是誰？

點子：我叫點子，是妳老公的女朋友！哦，不！應該叫親蜜愛人。

菲如：楊逢，你太過份了，我早知道你四處捻花惹草，沒想到這回連人都帶回來了？

楊逢：不是我帶她回來的…

點子：對呀！是我自己來找他的。

菲如：妳找他作什麼？

點子：妳老公沒跟妳講？我懷孕了當然要他負責，可是他都不理我，我當然來找他。

菲如：楊逢，你太過份了，她…還沒成年——

楊逢：這件事很容易解決的，現在最重要的是把那張彩券給我。在皮包對不對？來…把它交給我——

菲如：你休想！

楊逢：我不想在這種狀況下傷了和氣，我只奉勸妳別把事情弄僵。

△楊逢一步步進逼，菲如則藉著茶几來回閃避。

△點子像事不關己，坐在沙發上吃零食。

△菲如無路可退，很快被楊逢抓到，一把搶過皮包。

△楊逢用力將皮包內的東西全倒出來，果然掉出一張彩券。

△楊逢正欲撿彩券時，卻被菲如搶先一步搶到。

△菲如欲奔出，但被楊逢擋在門口。

楊逢：想逃？門都沒有！

△菲如見無路可退，反而奔向上舞台的陽台。

楊逢：菲如，妳想去哪兒？咱們住的可是十三樓耶，難道妳敢從十三樓的陽台跳下去？

菲如：你不要逼我，要不然……我就把彩券丟下去。

楊逢：妳騙誰呀？一億三千萬耶，妳捨得往下丟？

△菲如望望陽台下面，果然猶豫不決起來，就在此時，楊逢已經衝上前來，一把抓住菲如的手。

菲如：放開我——

楊逢：媽的！把彩券給我——

△兩人激烈地拉扯掙扎，突然吹來一陣風，菲如無意識地鬆手，手中的彩券隨風吹走。

楊逢：哇——彩券——

△楊逢欲抓彩券，但慢了一步，眼睜睜地看著彩券從空中飄飛而下。

菲如：我的彩券……

△菲如急急轉身奔下樓，從右舞台下。

△楊逢似乎也醒悟過來，欲下樓前看見點子在吃東西。

楊逢：他媽的，妳還吃！快下樓幫我找彩券。

△點子這才起身隨楊逢從右舞台下。

△轉場音樂起

△燈暗

尾場

場景：上一場之後的若干天

人物：余菲如、楊逢、點子、路人甲乙丙丁、大學生、小學若干

佈景：舞台上空無一物，天幕可投照城市街景。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燈亮時，楊逢、菲如、點子在舞台四周尋找彩券，漸漸地吸引了其他路人加入尋找。

路甲：喂，他們在找什麼？

路乙：誰知道？已經從昨天晚上找到今天早上——

路甲：那一定很貴重……會不會是鑽石？

△路人乙搖搖頭，但很快加入尋找行列，路人甲也怕喪失機會地加入不確定目標的搜尋。

△於是愈來愈多交頭接耳的路人，也愈來愈多的人加入尋找。

△燈緩緩暗去，在音樂聲中天幕的街景是城市的一個你我都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

△燈亮時，一群學生走過，他們在談笑聲中並沒注意到一陣風吹來一張彩券掉在他們腳下。

學甲：這班車會經過車站嗎？

學乙：也許吧？沒關係啦，坐錯了再轉嘛！

學丙：要不要我們幾個人一起坐計程車？

學丁：有道理，平均下來不會比公車貴。

學甲：我沒什麼意見，看什麼車先來就搭什麼車。

學丙：那邊，那邊有一輛公車。

學丁：它是反方向的，有沒有搞錯？

學丙：反正怎麼繞還是會到車站，走吧！

△四個人急急從右舞台下。

△此時天幕上是馬路街景，一群放學的小朋友走過人行道，紛紛踩到一張彩券。

△一輛公車駛過，被風吹到路邊的彩券因車速的關係又飛了起來。

△又是一陣風吹來，彩券在空中飛揚起來，只是無人確定這張彩券是否就是那張丟失的彩券。

△尾場音樂起

△燈是在一種極度不確定的氛圍中緩緩暗去。

△全劇終